

怒 海 妖 船

南派三叔 监制

雾满拦江 著

中国版《加勒比海盗》

怒海妖船

南派三叔 监制
雾满拦江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怒海妖船 / 雾满拦江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7.10
ISBN 978-7-5596-1092-8

I. ①怒… II. ①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7375号

怒海妖船

作 者: 雾满拦江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肖一桓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77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7
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092-8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- 第一章 怪船 / 001
- 第二章 船的奇怪结构 / 005
- 第三章 救人 / 008
- 第四章 船和三年前不一样了 / 013
- 第五章 三年前的福昌号 / 023
- 第六章 船是一口大棺材 / 027
- 第七章 踏上航程 / 030
- 第八章 从底舱传来的奇怪声音 / 034
- 第九章 船老大的脚 / 037
- 第十章 夜叉鬼 / 041
- 第十一章 拍花的 / 044
- 第十二章 世人 / 048
- 第十三章 公平 / 054
- 第十四章 外海 / 063
- 第十五章 第一个大麻烦 / 069
- 第十六章 安庆号 / 074
- 第十七章 海蛇 / 079
- 第十八章 神奇的海域 / 084
- 第十九章 蛟爷的病 / 095
- 第二十章 施恩 / 102

- 第二十一章 船舱下的病人 / 110
- 第二十二章 海蛟的女儿 / 120
- 第二十三章 飓风的传说 / 125
- 第二十四章 还愿 / 134
- 第二十五章 暴风雨再次来临 / 136
- 第二十六章 突如其来的死亡 / 140
- 第二十七章 混乱 / 147
- 第二十八章 苦果 / 150
- 第二十九章 囚鸟 / 154
- 第三十章 两天一夜 / 157
- 第三十一章 难解 / 161
- 第三十二章 九死 / 169
- 第三十三章 余生 / 172
- 第三十四章 残船 / 176
- 第三十五章 新生活 / 179
- 第三十六章 食饵 / 183
- 第三十七章 密谋 / 189
- 第三十八章 厮杀 / 194
- 第三十九章 大雾 / 199
- 第四十章 迷航 / 202
- 第四十一章 吞噬兽 / 208
- 第四十二章 大眼鱼 / 213
- 第四十三章 珊瑚岛 / 217
- 第四十四章 船契 / 222
- 第四十五章 托孤 / 233
- 第四十六章 龙船中的盐尸 / 241
- 第四十七章 海洋邪神 / 250
- 第四十八章 又一次醒来 / 262
- 尾声 / 264

怪船



我第一眼看到这艘船的时候，就觉得有异样。

这艘船正停在泉州的码头，离岸边还有一些距离。那是一艘典型的广船，也叫乌艚，是一种在福建很常见的船，大都用广东产的上等铁力木建造，铁一样的木头被锯成七寸厚的船板之后，就被放在长条巨锅里煮三天，等变软了才弯成需要的形状，放在海滩上曝晒三年，最后打制成船。比常见的福船要大一些，也坚固得多。

远远地看去，它似乎和码头内其他的乌艚没什么两样。但是，你只要看到它，就会有一股奇怪的感觉。这艘船一定在某个地方有些不对劲。它看着，很像一个东西，但是我说不出那是什么。我相信并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，岸边排队的很多人，看着这艘船的时候，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。

我是个郎中，学医十多年了，走在人群里，只要注意去看，自然而然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病人哪些是健康人，这是一种训练出来的对细节的直觉。很多人都有这种直觉，看到一件东西，虽然表面没有问题，但你总会觉得哪里



不对。而我相对于他人，这种直觉就更发达些。

一开始我想也许是船的颜色，或者是船上桅杆的位置，让人觉得有些泄气，但是仔细去看却没什么出格的地方。我又以为，是那种即将登船的心情影响了我的判断，但是这种挥之不去的异样，让我觉得这一定不是错觉。

在阴郁的天空之下，这艘古旧的乌艚漆黑的船身，安静地浮在海上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不祥气息。我感觉到非常不安，然而，在那一刻，我毫无选择，因为这是我躲避战火前往南洋唯一的机会。我必须登上这艘船。

现在已经是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。

自从前年厦门弃守，日本人的飞机就常常往泉州城里扔炸弹，两年来不知道炸死了多少人。就在本月，永宁和崇武火光冲天，听说烧杀了几千人，船也被打沉几百条。如果不是国军逃跑时破坏了沿线的公路，怕是泉州也早就沦陷了。

世态动荡之下，就连独帆船都疯了一样往外海跑，而本来绝不可能出洋的乌艚也开到了外海，没有几块大洋根本上不了船，一张船票钱就能顶上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。最有名的，就是眼前的这艘黑船：福昌号。

我记得那天叔父偷偷数完钱给捐客，回头来安慰我：“闽生，不要担心，福昌号是有点儿颠簸，不过船老大蛟爷是个厉害人物，他年轻时候一脚就能踢死一头牛，你只要上了船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然后递给我一枚一分面值的镍币，上面斜打了一个“蛟”字，说到时候拿这个上船。

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蛟爷能一脚踢死一头牛和出洋有什么关系，但我知道，叔父应该是找不到其他能让我安心上船的理由了。他对我说完话后，就在前面一步一顿地往回走，我望着他老迈的背影，心情也变得迟滞和沉重起来。

我并不明白叔父为什么要那样说，也没有对福昌号有任何的想象，等到三天前我回到泉涌堂，发现药堂人去楼空，心里才隐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



感。我找遍了泉州城，才从一个伙计那里打听到，叔父两天前就坐上太吉商行的“安庆号”走了，在伙计的沉默中，我终于明白过来——自己再一次被遗弃了。

“安庆号”是一艘英吉利商人的大轮船，半个月开一次，船票要两百个现大洋，还不收钞票折现。

而两百块大洋在当时是什么概念？卖掉我们整个药堂，恐怕也只能弄到一百多块大洋，叔父为了上那条船，必然是用尽了所有的钱财。叔父是个实诚人，在只能买到一张救命票的情况下，我能想象出他带我去付船票钱时，心中是如何忐忑不安。

但是，我从没料到实诚的叔父也会抛弃我，从我七岁那年从安溪县来泉州城投奔他算起，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。这些年以来，我们一直相依为命，他对我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，我对他恨不起来。十三年前，同样是在逃难途中，我弄丢了姐姐。在这个乱世，我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了依靠，是叔父给了我衣食，教给我中医术，教我识字读书，给我讲微躯贱命，愿治世人百病，讲悬壶济世……现在还有这张船票和先前他给我的十元钱钞票，我没什么好怨的。

我只是伤心叔父偷偷离开却不告诉我实情，身为乱世贱民对这个世道没有任何的奢望，其实他只要对我讲我就能理解，在这个动荡的年代，多少事情都已偏离了正常生活的航线。

当时，我认为一切事情都不会比那时候更糟糕，但是如今，我一个人面对这艘奇怪的“乌艚”，却发现，这才是我面临的最大问题。

我是第一批交钱的，最早一批上了船，我对守住舷梯的淘海客出示了手里印有特殊印记的硬币，这个硬币也就相当于船票了。他拿过检查了半天，不情愿地挥了挥手，我顺着舷梯爬上了船。

从露出水面的船舷部分可以看出，这艘船经历过很长时间的海上生涯，



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，好几块地方布满藤壶和数不清的壳状寄生物。而其他的船体则是看上去挺新的木材，也没有太多寄生物。这样一对比，更显得福昌号斑驳不齐，看上去令人很不舒服。看这样子，倒像是船体最近才经过了大的改造，难道是为了应付这次远航？

但是我知道这并不是让我觉得船异样的原因。上到甲板之后，我来到船舷，终于开始发现有些不寻常。

船的奇怪结构



高，是福昌号给我的第一个感觉。这艘乌艚好高，或者说太高了。

乌艚是一种内海船，船身硬得要命，非常耐用，而且船舱底下窄头顶宽，最适合在内海打鱼，一般情况下不开到外海。如果开到外海，乌艚就需要大量的压舱石，把船身压重，使吃水线降下。否则风浪一打就会因为船头重脚轻而不停摇晃。

但是，这艘乌艚明显比我之前坐过的几艘都要高，从我从船舷上往下看的感觉就能分辨出来。我想起之前听到的关于福昌号的传言来，感觉上，没有人说过福昌号的船身高度比较特别。在我这个高度，这一截几乎就是一截船舱的高度了。

本来也是，这样的高度，怎么可能出得了外海？只要有一点儿小浪，船肯定就会颠来倒去，风浪再大一些，说不定船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。而这艘船上有没有足够的压舱石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也许是还没有上客人的原因，我想着，也只有这一个理由。



我是最早上船的，很多人还不知道福昌号已经靠岸了，货物和人都没上，也许人上了之后船身就会压下去一点儿。这个理由还算合理，而我看着临近停着的另一艘乌艚，又觉得不对，那艘船应该和福昌号的情况差不多，但是明显看着要比福昌号矮上一截，还是有些奇怪。

我心中疑惑，想找个淘海客问一下，但是从我身边经过的人一个个都面露凶相，我也不知道这么问会不会有什么忌讳，只好压住心中的疑问。

而且，即使问出什么来，我也只能在船上待下去，知道得太多，等于是自寻烦恼。

很快，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让我知道了那些异样的感觉并非捕风捉影，也让我越发坚信，我对这艘船的直觉和判断不错。

远处的泉州城和陈古山顶还是人群熙攘，这些人人都和我一样，很快就会踏上前途未卜的海上旅程。我还没上船的时候，很是羡慕出海的淘海客，现在世道动荡，反而他们的生活才是最安全简单的，但等真正置身陌生的福昌号上时，我却有些莫名害怕起来。

我定了定神，决定不去想这些没有结果的事情，还是看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，这些人龙蛇混杂，这艘船又透着古怪，这一趟必然不会顺利。生活在这个乱世，提高警惕几乎成了必备的觉悟，我偷偷整理了一下包袱，又把身上一些值钱的东西，再往腰带夹层里塞一塞，才觉得妥当一点儿。

弄完这些，我忽然看到船舷的另一边，好多刚上船的客人正指着下面窃窃私语，似乎有什么热闹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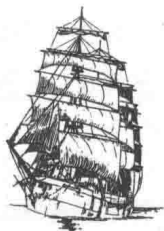
我来了兴趣，立即趴到船舷上，顺着他们指的地方仔细看过去。原来在人群中，是一位身穿红色旗袍的窈窕女子。

隔得远了看不清楚她的长相，但那女人身材高挑，加上皮肤白皙，在一群灰头土脸的逃难人中显得非常显眼。我身边的两名乘客显然很有兴趣，大肆谈论着女人的身材，不用回头我也知道他们这时眼睛里透出多少狡狴。

这些人……我心中叹气，都这个世道了，还想着看女人。刚想转身，我忽然又看到，在这个女人边上，还站着两个男人，似乎正在跟她谈话。一看到这两个男人，我心里就往下一沉，暗说糟糕。

我认识他们，泉州人不认识这两个人的，都要倒大霉，尤其是女人。

救人



这叔侄俩，年纪大的那个胖子外号叫全叔，年纪轻、一脸懒散的那个外号叫黑皮蔡，这两个家伙在泉州城里是出了名好吃懒做、无恶不作的泼皮。更加让他们臭名昭著的是他们的仙人党身份，这两个家伙专门以拐卖年轻女人为业。

大家都对这两个人贩子恨得咬牙切齿，但只是敢怒不敢言。在这个纷乱的世道，连官府都自顾不暇，一般的老实人更无力去管这种无赖，这也使得他们愈加地放肆。

这两个人惯常以一副善良老实的外貌，冒充回国省亲的南洋富商进行欺骗诱拐，女人一旦落入他们手中，本地的就会被卖到南洋妓院里去，外地的就会被卖到泉州窑子里。前几年甚至还有消息说，这叔侄俩专拐了不少女人，卖给被围困在德化县西山里的土匪头子张雄南，流言中传说那些被拐卖的妇女一天被几十上百个土匪强暴，下场极其凄惨。

不过近几年因为他们臭名远播，生意也没那么好做了，很长时间没看到

他们的踪迹，没想到，会在这个地方看见他们。

现在看样子，他们似乎要对这个女人下手了。这女人看装扮就是苏北人家逃难过来的大家闺秀，没经过世事险恶，从那边千里迢迢逃到这边已经很不容易，她也许压根儿没想过在这时候，自己已经被骗子给盯上了。

这两个流氓平时我也不想去惹，但我被叔父丢下，心里本就有股辛酸之气，又想到如今国难家仇，大家都已经沦落到要流落异国他乡的惨境了，他们居然还在想着怎么害自己人，我心中有点儿火起，犹豫了一下，便拔腿冲下船，朝他们的位置挤过去。

到处都是人，周围的人挤得紧紧的，不用力划拉根本挤不动，情急之下，我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嘴里念着“得罪了”，一路使劲推开前面的人，眼睛一转不转地盯着旗袍女人，生怕一晃眼就丢掉她的行踪。

码头上的人群就像水流一样都往船的方向靠，我却在其中逆向穿行，立时招来好些谩骂，我一迭声说着抱歉，好容易又挤开几个人，离她近了些，顿时听到一个柔软甜糯的声音：“这位大哥，那福昌号到底停在哪一边？”

听口音，她果然是苏北一带的。看来情况基本如我所料，是那边逃难来的富人家眷。我叹了口气，再次感慨这女人实在是来之不易，在这样的乱世里，一个漂亮女人孤身一人走到这里，一路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。我心里也有点儿着急，她既然能走到这里，怎么还是没有学会对恶意的提防呢？

这时我已经挤到那女人背后不远的地方，能清楚地看到那女人对面的两个家伙了。全叔是个大概四十岁的胖子，嘟着厚厚的嘴唇一脸憨实相。黑皮蔡则看上去黑黑瘦瘦、老实本分，穿着干净的西洋衬衫。对比周围衣冠不整、风尘仆仆又满脸憔悴的人，他们两个确实看上去比较可靠。

说实话，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底细，很难不被他们这副样子迷惑，看来他们这一行也是靠脸吃饭，难怪这两个人在这一行能干这么多年。如果他们是



一脸凶相，怕是根本就没有陌生人愿意接近他们。

听了女人的问话，全叔就抬手向远处指了指，然后装模作样地拉着黑皮蔡要走。女人赶紧拦住他们，小声说着什么，我这下没有听见，不过可以猜出她是在央求什么。全叔和黑皮蔡不断地摇头，最后他们俩交头接耳低声说了几句，露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转过身向人群外挤去，那女人迟疑了一下，跟着他们缓缓走去。

眼看那女人已经上当，我心里顿时着急起来，忽然后面有人重重地往边上推了我一把，同时听到后面有人嚷：“你走不走？不走就让路！”

这一推，倒刚好把我从队伍里挤了出来，靠近了他们三人。我借这个机会赶紧往三个人的方向蹿了过去，直接几步冲到那个旗袍女人身边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用带着泉州口音的官话喊道：“秀芸表姐，你怎么又到处乱跑，福昌号马上就要开船了！”一边说一边拉着她往回走。

女人回过头，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我，显然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是个本分的人，口舌不灵，全叔和黑皮蔡嘴巴很刁，从他们几句话就能骗得这漂亮女人跟他们走来看，我知道我要和他们对上话会很糟糕。这叔侄俩反应过来我在救人，很可能会反咬我一口，到时候多半会反诬陷我是坏人。

所以此刻她如果一张口发问，就麻烦了。我赶紧对她使了个眼色，她脸上掠过一丝疑惑，嘴唇动了一下，但最终却没有出声，只是半信半疑地打量了我一眼。我不管那么多，立即拉着她往人群里跑去。眼角的余光里，可以看到黑皮蔡他们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重新扎进人群里。

走在队伍里边，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，虽然是做好事，但现在的感觉就和小时候偷城外树上的果子一样，心惊胆战，生怕被人逮住，不由得骂了自己一声，果然这种事情我还是不擅长。

这时候我才后怕起来，随之感觉到两条腿也难以控制地抖动起来，忍不住回头看去。果然，全叔和黑皮蔡显然对我搅了他们的事恼火异常，正一脸

阴沉地跟在我们身后，全叔还嘴皮翻动着，不知在跟黑皮蔡交代什么事情。看来他们没有想就此罢休，只是不知道准备怎么报复我。

这时，我才发觉自己还牵着那旗袍女子，赶紧松开她白软的手臂，低声对她说道：“刚刚那两个人是人贩子。泉州城里没有不认识他们两个的。”

旗袍女子已经回过神，看样子是终于明白自己刚刚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眼睛大睁嘴巴微张，呼吸变得有些急促。

她现在一定也是后怕得厉害。我用手扯了扯后背的衣裳，这么一下子已经被冷汗浸透了，不由得有些后悔刚才的冲动，这两个人贩子在泉州一带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，这个时候兵荒马乱的，也不知道他们出现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，如果只是趁着人多，在码头骗两个人走那还好说，若是我运气差到极点，他们也是准备和我上一条船，那搞不好为了这个不认识的女人，我一路上都会不好过。

不过我也明白，以我的性格，在这种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放任这两个王八蛋害人，此时也只能想着快点儿上船，别的再作打算。

那女人张嘴想问我问题，我猜到她要问什么，挥手打断她说话，指着那条黑船道：“这就是福昌号，他们还在后面盯着，我们上船再说。”说完拉着她向前走。

没想到那女人却顿了一下，不让我继续拉她了，我回头一看，见她脸色苍白地看着前方，似乎不是因为后面的人，而是面前的这艘“乌艚”。

我正在奇怪为何她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便听到那女人问我：“你确定？这艘船真的是福昌号？”

“是。”我道，以为她被我的举动唐突了，“千真万确，姑娘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会骗你的。”

“真的是这艘船？”她喃喃道，“可是，为什么我感觉到不一样？”那



个女人看着那船，“刚才我问了好几个人，都说这艘就是福昌号，别人也这么说，但是这船我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”

“你以前上过福昌号？”我惊讶道。

她点了点头，看着那船，非常疑惑地说道：“不一样了，这船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”